

詩



徐
謙
著

學

天 津 市
市 立 圖 書 館



登記總號 04243

書 碼 221 2802

捐 贈 者

寄 存 者

登記民國21年12月31日

M. 20 2/000

詩

詞學



序一

余講詩詞學而不及白話詩。蓋未嘗以爲今之白話詩之果爲詩也。今之白話詩有二。一譯文。由西詩以散文體譯之。二擬譯詩。由西詩之譯文而仿效之。此二者之非詩。諒可不待煩言而解。吾國古者非無白話詩。亦非無無韻詩及長短句。其所以成爲詩者。則詩思、詩境、詩筆、詩法。無不有一標準焉。如是則爲詩。不如是則爲詞、爲曲、爲韻文、爲散文、爲話。此余所欲對於新體詩下一針砭者也。余於文學非提倡復古。尤非不注重創作。惟於今之白話詩或新體詩。終不列之於詩詞學。此書中所未及也。爰題簡端以明之。徐謙。

序二

詩亦文也。而有異焉。人人能爲文人。而不必人人能爲詩人。豈非以詩之爲詩有在文字外者乎。卽以詩人而論。其才之大小。體之今古。至不齊也。然其所以同列於詩人之林者。要不一繫乎才之大小。體之今古。而繫乎其詩之是否能稱爲詩。明乎此而後可語於詩詞學矣。故詩詞學者。非僅以知某代有某某詩人。某詩人開某詩派。某詩派之源流如何而已。此文學史之所有事。非詩詞學也。至詩話之作。似與詩詞學近。然詩話專重批評。非能示學詩之門徑。作詩之方法。及自成一家之妙蘊也。本此論點以觀。詩詞學之作。前乎此者。蓋無聞焉。外子季龍於民國十二年主任嶺南大學國文系。有詩詞學一科。積其講義。勒成一書。雖以文學史之眼光觀之。於古今詩人未嘗多所論列。然使學者由此知詩之價值及能事。且使人之習之者能爲詩人。則不可謂非一種創作也。余稍知詩。歎爲得未曾有。勸其付刊以饗世人。爰識數語。不知人之以余爲阿其所好云爾。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。山陰沈儀彬序。

詩詞學

講詩詞學固不外取古人之詩而研究之。但詩在文學中爲一種美術文字。非徒恃學力。必有一種天才而後可。昔人有言。「譬之於米。文則炊之而爲飯。詩則釀之而爲酒。」故詩雖與文同列於文學。而其性質迥不相同。能詩之人不必能文。而能文之人亦不必能詩。今人多效法韓蘇之詩。然蘇尙有詩。而韓則多爲有韻之文。不足爲詩。今人學之。實不知詩爲何物也。詩之所以喻爲酒者。蓋言其有醉性也。作詩者必自入於醉鄉。而後能發爲怡情悅性之歌詠。陶淵明李太白之飲酒賦詩皆以此也。作者旣已寫其醉之性情。其佳處卽在使人誦之而亦心醉。斯真可比於酒矣。故詩無論古今何家並何體格。惟能使人讀之而意移者斯爲佳詩。抑更有至者。則書所謂詩言志。詩序亦曰詩者志之所之也。是以誦其詩而可知其人。凡爲僞詩者。其情非真誠。徒貌爲咨嗟太息。是無病呻吟耳。可鄙孰甚。故作詩者乃言其真摯之情。必有高尚之志。而後能作高格之詩。此亦猶之文以載道。非尋常藝術之所可

比也。

詩分有韻之詩無韻之詩兩種

無韻之詩。古有周頌。《大雅生民亦有不用韻處》。後世學作。今則新體詩始效希臘無韻詩。實則吾國古已有之。特人不甚注意。故此體遂未發達。

有韻詩又分古今體兩大類。古體詩又分長短句及一定字句兩種。長短句出於風雅頌。及古樂府。一定字句則有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七言諸古詩。今體詩又分五言律詩、五言絕句、七言律詩、七言絕句及六言詩等。

研究詩之法

研究詩之法貴在了解之。且能領其佳處。約有四點。

(一)觀其詩思。詩思即詩人志之所之。是爲詩之幹。

(二)覽其詩境。詩境即詩之所以使人心醉之幻景也。如哀境、樂境、仙境、幽境等等。是爲詩之味。

(三)玩其詩筆。詩筆即詩人所以成其家數者也。有古厚、雄肆、超逸、清新、秀雅、沖淡等。是

爲詩之才。

(四)研其詩法。詩法卽詩所以成爲一種文學之道也。用於樂府而佳者。不必宜入於尋常古體詩。而古體詩中四言、五言、七言之法又各不同。近人罕作四言。惟五言七言則取境迥別。是爲詩之體。

此外則聲調格律亦爲後世所尙。不可不知也。

詩之起原及變遷

詩之起原出於上古之樂歌。伏羲樂名扶來。亦曰立本。一名立基。(孝經援神契。神農作樂名曰扶持。亦曰下謀。(同上)祝融之樂曰屬積。(同上)葛天氏作樂八闋。一曰載民。二曰玄鳥。三曰遂草木。四曰奮五穀。五曰敬天常。六曰建帝功。七曰依帝德。八曰總禽獸之極。(呂氏春秋)葛天氏樂辭曰玄鳥在田。(文心雕龍)至周始有詩。惟詩中之頌。卽古之樂歌。自漢以後創作樂府。是爲詩中之一派。古詩之源則自三百篇始。由三百篇而變爲屈原之離騷。由騷變爲五言詩。有古詩十九首。降而有建安七子。七子之衰。則爲選體。沈約之流。專講音韻。遂開今體。初唐沿六朝之體而漸變。盛唐則完全爲後世古今體詩之所取法。晚唐開

纖巧之風。又爲宋詩之祖。宋詩不外效法中晚唐。而明詩則有七子之好古。然不過假面目。清詩則專師唐宋。故言其大別。不過風騷、漢魏、六朝、三唐而已。

學詩應知入門之法。否則泛觀選本詩。東鈔西抹。不知自己有何立足之點。今人已知有創作思想。則尤非探其本源不可。故余主張先研究詩經。次楚詞。次漢古詩。次曹植詩。次陶淵明詩。次李白詩。次杜甫詩。此外諸家有名之作。可於選本中讀之。

詩經

詩有六義。曰風。賦。比。興。雅。頌。見毛詩序。實則此六者大分爲二。(一)爲詩體。曰風。雅。頌。(二)爲詩法。曰賦。比。興。試觀風。雅。頌中皆有以感於物而起之法。至直言本題者爲賦法。不願直言。取譬於近。則爲比法。後世作詩雖不拘守之。然亦不能外此三法。但錯綜變化存乎其人耳。

取變風爲研究。詩有正風。有變風。惟正風雖屬治世之音。而鮮動人之致。故但取詩序所謂怨且怒者研究之。

〔柏舟〕 汎彼柏舟。亦汎其流。耿耿不寐。如有隱憂。微我無酒。以敖以遊。我心匪盭。不可以茹。亦有兄弟。不可

以據。薄言往愬。逢彼之怒。我心匪石。不可轉也。我心匪席。不可卷也。威儀棣棣。不可選也。憂心悄悄。惓於寡小。親聞既多。受侮不少。靜言思之。寤辟有懷。日居月諸。胡迭而微。心之憂矣。如匪澣衣。靜言思之。不能奮飛。

柏舟五章章六句。

此詩可謂爲離騷之始祖。

詩思。傷仁人不遇小人在君側。

詩境。憂鬱之境。

詩筆。忠厚縝密。

詩法。一章由興而賦。二章三章四章皆爲賦。

五章則由比而賦。一章言柏舟之沉

於中流。如己之不遇而有憂。二章言已能鑒別善惡。乃言之而反遭屏斥。三章言己之志不移。非羣小比。四章言已爲羣小所慍侮。而心戚也。五章隱言君德之虧而不忍去之。

〔燕燕〕 燕燕于飛。差池其羽。之子于歸。遠送于野。瞻望弗及。泣涕如雨。燕燕于飛。頤之頤之。之子于歸。遠于將之。瞻望弗及。佇立以泣。燕燕于飛。下上其音。之子于歸。遠送于南。瞻望弗及。實勞我心。仲氏任只。其心塞

酒。終溫且惠。淑慎其身。先君之思。以勗寡人。燕燕四章章六句。

此爲送別詩之祖。

詩思。因亂惜別。

詩境。良友分張。

詩筆。情致纏綿。

詩法。首三章由興而賦。四章賦。一章二章三章皆以燕燕分飛。與人之分別。而詠歎

惜別之心。四章讚美其人。而又美其勗已之不忘故君。

〔谷風〕 習習谷風。以陰以雨。黽勉同心。不宜有怒。采芣采芣。無以下體。德音莫違。及爾同死。行道遲遲。中心

有違。不遠伊迤。薄送我畿。誰謂荼苦。其甘如飴。宴爾新昏。如兄如弟。涇以渭濁。湜湜其沚。宴爾新昏。不我屑以。

毋逝我梁。毋發我笱。我躬不閱。遑恤我後。就其深矣。方之舟之。就其淺矣。泳之游之。何有何亡。黽勉求之。凡民

有異。匍匐救之。不我能備。反以我爲讎。既阻我德。賈用不售。昔育恐育鞠。及爾顛覆。既生既育。比于干毒。我

有旨蓄。亦以御冬。宴爾新昏。以我御窮。有沈有漬。既貽我咎。不念昔者。伊余來暨。谷風六章章八句。

此爲棄婦詩之祖。

詩思。刺薄俗之淫於新昏。而棄其舊室。

詩境。悽惻怨望。

詩筆。如泣如訴。

詩法。一章由興而比而賦。二章賦。三章四章由比而賦。五章賦。六章由比而賦。

一章以谷風興夫婦之宜和。又以詩非比婦雖有所短。亦不可棄。二章言己之見棄。其夫曾不稍回意念。三章言以涇渭之濁與清。比己之與新昏見惡與美。而歎己之不能見容。四章以濟水比己之能治家事。五章言昔共患難。今反以安樂而見惡。六章以旨蓄饗冬。比己之僅見好於窮時。而以忘舊責其夫。

〔戴馳〕 載馳載驅。歸唁衛侯。驅馬悠悠。言至于漕。大夫跋涉。我心則憂。既不我嘉。不能旋反。視爾不臧。我思不遠。既不我嘉。不能旋濟。視爾不臧。我思不聞。陟彼阿邱。言采其蓫。女子善懷。亦各有行。許人尤之。衆穉且狂。

我行其野。芄芃其麥。控于大邦。誰因誰極。大夫君子。無我有尤。百爾所思。不如我所之。戴馳四章。二章章六句。二章章八句。

詩思。閔衛之亡。思歸唁其兄而義不得。

詩詞舉

詩境。悲憫自傷。

詩筆。一往情深。

詩法。一二三章皆賦。四章五章由興而賦。一章言明己之欲歸唁兄。二章三章言

許人不善其行而思不能自己。四章以采蠹療疾。興己之有懷救衛而許人不知。五章以麥之芃芃待割。興衛之待援於大邦。而許人不知己心。

〔碩人〕 碩人其頤。衣錦褰衣。齊侯之子。衛侯之妻。東宮之妹。譚公惟私。手如柔荑。膚如凝脂。領如蝤蛴。齒如瓠犀。螓首蛾眉。巧笑倩兮。美目盼兮。碩人敖敖。說于農郊。四牡有騶。朱轡煌煌。翟以朝。大夫夙退。無使君勞。河水洋洋。北流活活。施施濈濈。蠃鮪登登。醴醢揭揭。庶姜孽孽。庶士有暵。碩人四章章七句。

描寫美人。爲駭及後世豔體詩祖。用疊韻字亦爲後人所效。

詩思。刺衛莊公因惑妾而疏其賢妻。

詩境。賢而不見答。

詩筆。白描神豔。

詩法。四章皆賦。一章言其門閥之盛。二章言其貌美而態更妍。三章言其初嫁時

禮儀之盛。而衆皆願莊公之親之。四章言由齊來歸。追寫齊地風景並及滕送之盛。

〔氓〕 氓之蚩蚩。抱布貿絲。匪來貿絲。來卽我謀。送子涉淇。至于頓邱。匪我愆期。子無良媒。將子無怒。秋以爲期。

乘彼坳垣。以望復關。不見復關。泣涕漣漣。既見復關。載笑載言。爾卜爾筮。體無咎言。以爾車來。以我賁遷。桑之未落。其葉沃若。于嗟鳩兮。無食桑葚。于嗟女兮。無與士耽。士之耽兮。猶可說也。女之耽兮。不可說也。桑之落矣。其黃而隤。自我徂爾。三歲食貧。淇水湯湯。漸車帷裳。女也不爽。士貳其行。士也罔極。二三其德。三歲爲婦。靡室勞矣。夙興夜寐。靡有朝矣。言既遂矣。至於暴矣。兄弟不知。哜其笑矣。靜言思之。躬自悼矣。及爾偕老。老使我怨。淇則有岸。隤則有泮。總角之宴。言笑晏晏。信誓旦旦。不思其反。反是不思。亦已焉哉。氓六章章十句。

爲定情詩之祖。而其後幅則爲自由婚姻之殷鑑。

詩思。諷自由婚姻之不慎。

詩境。始亂終棄。

詩筆。言情、言怨、言悔、言經驗。

詩法。一章二章皆賦。三章四章由興而賦。五章六章皆賦。一章言始定情。二章

言旣爲室家。三章以桑之未落與已色未衰之時。而悔其失足與士耽也。四章以桑之

既落與己之色衰。而怨士之始亂終棄。五章言己之所經驗。爲男子之蕪情。不見憐於人。而爲兄弟所笑。六章言自由婚姻之始。何嘗不思偕老。乃雖總角歡宴。申以信誓。而猶復背棄。所以諷世警俗也。

〔黍離〕 彼黍離離。彼稷之苗。行邁靡靡。中心搖搖。知我者。謂我心憂。不知我者。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。此何人哉。
彼黍離離。彼稷之穗。行邁靡靡。中心如醉。知我者。謂我心憂。不知我者。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。此何人哉。 彼黍離離。彼稷之實。行邁靡靡。中心如噎。知我者。謂我心憂。不知我者。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。此何人哉。 黍離三章章十句。

爲行役詩之祖。

詩思。因行役過周故宮而閱周室之顛覆。

詩境。行役心憂。

詩筆。語體傳神。

詩法。三章皆由興而賦。三章皆以黍稷之盛而興宮室之荒廢。行役至此徬徨不忍去。乃以知我者希見當時周室之不能用之。卒致亡國。故以此何人哉示其疾之之意。三章

同一嗟歎。僅以中心搖搖、中心如醉、中心如噎、略見憂之淺深。

〔七月〕七月流火。九月授衣。一之日鶩發。二之日栗烈。無衣無得。何以卒歲。三之日于耜。四之日舉趾。同我婦子。饁彼南畝。田畯至喜。七月流火。九月授衣。春日載陽。有鳴倉庚。女執懿筐。遵彼微行。愛求柔桑。春日遲遲。采繁祁祁。女心傷悲。殆及公子同歸。七月流火。八月萑苳。蠶月條桑。取彼斧斨。以伐遠揚。猶彼女桑。七月鳴鵲。八月載績。載玄載黃。我朱孔陽。爲公子裳。四月秀麥。五月鳴蜩。八月其穫。十月隕穽。一之日于貉。取彼狐狸。爲公子裘。二之日其同。載櫜武功。言私其獫。獻新于公。五月斯蠶動股。六月莎雞振羽。七月在野。八月在宇。九月在戶。十月蟋蟀。入我牀下。穹窒熏鼠。塞向墐戶。嗟我婦子。曰爲改爨。入此室處。六月食鬱及薺。七月亨葵及藿。八月剥棗。十月穫稻。爲此春酒。以介眉壽。七月食瓜。八月斷豎。九月叔苴。采荼薪樗。食我農夫。九月築場圃。十月納禾稼。黍稷重穋。禾麻菽麥。嗟我農夫。我稼既同。上入執宮功。晝爾于茅。宵爾索綯。亟其乘屋。其始播百穀。二之日。鑿冰沖沖。三之日。納于凌陰。四之日其蚤。獻羔祭韭。九月肅霜。十月漙場。朋酒斯饗。曰殺羔羊。躋彼公堂。稱彼兕觥。萬壽無疆。七月八章章十一句。

施政之詩。觀此可知周之以農立國。而其注重國民生計。實非近今所能及。
詩思。言民生疾苦。陳王業之艱難。

詩境。服田力穡。

詩筆。體物不遺。

詩法。八詩皆賦。一章言民間之以衣食爲務。未寒而謀衣。力耕以求食。且得公吏爲之

導也。二章言女子之織。遂及男女婚嫁之思。三章言女織兼爲公家之役。四章言獵

獸而獻其大者於公家。五章言歲寒入室以處。六章言農家之食且有酒以介其齋。

七章言從事農功。兼爲公家服役。八章言農家之祭祀宴享並爲公家頌禱。

〔鴝鵒〕 鴝鵒鴝鵒。既取我子。無毀我室。恩斯勤斯。鬻子之閔斯。追天之未陰雨。黻彼桑土。綢繆牖戶。今女下

民。或敢侮予。予手拊楸。予所將茶。予所蓄租。予口卒瘁。曰予未有室家。予羽譖譖。予尾脩脩。予室翹翹。風雨

所漂搖。予維音曉曉。鴝鵒四章章五句。

詩思。處變救亂。

詩境。憂勤惕厲。

詩筆。曲而能直。

詩法。四章皆比。一章假托鴝鵒之言。子已被取。猶欲保其室。以喻管蔡之亂。造作流言。